

文淵閣

影印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七一一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性理大全書(二)

明 胡廣等奉敕撰……………一

讀書

續

錄

明 薛瑄撰……………五四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四十三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三

學一

小學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人自能食能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
卷四十三

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眾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

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古人自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
卷四十三

二

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

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已甚事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令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
卷四十三

三

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又曰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今只教人且把

敬為主收斂身心却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樞初頭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弟子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埽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

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槩只眼前事或以洒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嘗規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誰存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又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

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栗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

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逸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知曾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

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

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

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弟子職所受是

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

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

以尚德不尚力之事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

是做人底樣子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

處又曰前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
卷四十三

六

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問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

箴曰人既自有箇良知良能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

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

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著

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

胡亂恁地說去問某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

處亦要理會曰相兼看亦不妨學者於文為度數不

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

至於其明其暗則係乎人之才如何耳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實日開

問教小兒以何為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躡等

讀書乃餘事今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

不容不躡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為

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

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

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
卷四十三

七

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躡等犯分凌節終不能成熟先

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西山真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

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

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惡

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輶頌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

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

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

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魯齋許氏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言凡為人子為人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凡人幼小時不引得正後便難了如字畫端楷之類是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
卷四十三

八

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哉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教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

蒙求開其先讀誦雖易而竟何所用士大夫之家頗欲知其無用而舍旃童習之初遽授小學孝經等書字語短長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者強捫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嘗欲作詩略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未備君子病焉

總論為學之方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
卷四十三

九

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解義理若

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問何如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為有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要誠意燭理上知則頓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 學者須要知言 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為貴 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

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耻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為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 學而未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既醒必惕然而耻矣醒而不以為耻末如之何也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 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 遇難而並堅間遇則改何遠弗至也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 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

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為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為也 力學而得之必擴充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 學者有所聞而不著於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故自他人之言耳於已何與焉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曰未之聞也善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為心害乎 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為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 學而為名內不足也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以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立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

繼之則存者亡矣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 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為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荀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 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 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為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 問人有日記萬言或妙絕技藝者是可學乎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弱者必立矣 質之美者一明即盡濁渾渾化斯與天地同體矣莊敬持養抑其次也及其至則一也 氣質沉靜於受學為易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

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 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為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人皆可以為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悌其所當悌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
卷四十三

十四

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話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人之學當以大人為標準然上面更有化兩人當學顏子之學一作事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

功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更有箇仁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主事 不思故

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 學不貴博貴於正

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
卷四十三

十五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己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穡是蓁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人欲得正己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己亦然蓋

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宏放得如
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 玩心未熟可
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為學
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
不忘為要耳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
人情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
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學
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
卷四十三

十六

加之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
人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
老聃長宏郊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
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義
理有疑一作則濯去舊見以來一作新意心中苟有
所聞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
一日問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
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

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盡則
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為聞人之好
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
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變化氣
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
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
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
心既宏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宏廣不謹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
卷四十三

十七

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宏廣則入於隘須寬
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
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為冠者以重
其首為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為銘皆所以
慎戒之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之所
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為氣所
使而不得為賢者蓋為不知學 為學大益在自能
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

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中天
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天資美
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情為勤方是為功人必不
能便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
本處以易簡為是接物處以時中為是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
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

者不能堅勇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
卷四十三

十八

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 書多閱
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
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
識明靜自然可見 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
得天道又盡任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
為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 既學而先有
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
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

傷手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
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亡而為有以
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謂我
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毋我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
人能宏之而已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
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
卷四十三

十九

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 今之學
須是如飢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
則不得 人須先立志立志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
先有箇根本然後能培養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
培養箇甚 顏子工夫真百世之範舍此應無入路
無住宅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
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

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
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
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
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
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
畧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
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一事
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

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
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為己之
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弗飲弗
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
不足以為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
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
漸進俶俶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
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六經之義驗之於心

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之於心而不然
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為
無用之文徵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學者必以孔
孟為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
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
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為工誇多鬬靡以
資見聞而已故據其華不如其實未嘗蓄德而反約
也彼亦焉用學為哉自孟子歿聖學失傳荀卿而

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終始考之
不過道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
其傳皆可見也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
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
所指而之焉則廢乎其有至也徒獎精神於章句之
間則末矣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
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
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

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何以為準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槌而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

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廢矣乎然而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

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之事為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和靖尹氏曰凡問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天理還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於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也是也

涑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問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子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為非者况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

五峰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

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已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則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以反求諸己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有之在已知之在人有人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非能有者也學道者

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為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忘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游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

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修身以寡欲為要行己以恭儉為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釋凍解處縱有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

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為聖為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

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址基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膝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得若止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